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 2

谁是杀妻者

● 长征出版社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②

陈喜儒 主编

长征出版社

1988年8月

责任编辑：李 吟 王亚宁 徐寒梅

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②——谁是杀妻者

出版：长征出版社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印刷：二二三〇工厂

787×1092毫米 32开 8印张 171千字

1988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500

ISBN 7-80015-043-7/I·2 定价：1.90元

内 容 简 介

《谁是杀妻者》

证券公司经理韦斯特兰德以杀妻罪被处死刑，还有六天就要被送上电椅。坚信自己不是凶手的韦斯特兰德作为死囚犯，只得请别人代为破案。可是，煞费苦心找到的线索一条条被扼断，证人也接二连三死去，韦斯特兰德即将走上电椅的前两小时，著名侦探克莱恩来了。他能给韦斯特兰德带来好运吗？

《拂晓的死亡线》

少女布丽克梦想成为一名歌星。她从农村来到纽约后，冷酷的现实使她对大都市深感失望和厌倦。一天夜里，她与同村的青年邂逅相遇，决定赶明晨早班车返回故乡。

但是，命运无情地把他们卷入到一件恐怖的杀人事件中。正当他们准备踏上归途时，却被当作逃犯而受到追捕。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无罪。茫茫大城市，夜深人静，还乡的班车还有五小时就将启程，他们能找到罪犯吗？

目 录

谁是杀妻者

第一章 目击者

死囚犯	(3)
一万美元的交易	(10)
密室中的死尸	(14)
特别接待室中的会晤	(20)
第二起谋杀案	(27)

第二章 密室杀人案之谜

夏令时	(36)
失踪的手枪	(43)
持机枪的暴徒	(48)
打冒名电话的女人	(55)
又一起谋杀案	(61)
复仇	(68)
窃听电话	(73)

第三章 克莱恩侦探在行动

电话中的杂音	(83)
探路	(90)
失而复得的手枪	(97)
一封回电	(103)
靶场的枪弹	(107)
谁是凶手	(111)
著名侦探的推理	(117)
通往死亡的路	(125)

拂晓的死亡线

第一章 命运之夜

奇怪的客人·····	(131)
跟踪的男人·····	(135)
寄给故乡的书信·····	(141)
晚了一天·····	(146)
是我撬开了保险柜·····	(151)
还来得及·····	(156)

第二章 深夜杀人事件

被杀·····	(162)
书斋里的死尸·····	(169)
香烟和纸片火柴·····	(174)

第三章 深夜追踪

流血的汉子·····	(180)
胆战心惊的女人·····	(187)
仍然活着的尸体·····	(196)
逃跑的男人·····	(200)
电话铃声·····	(204)
两个嫌疑犯·····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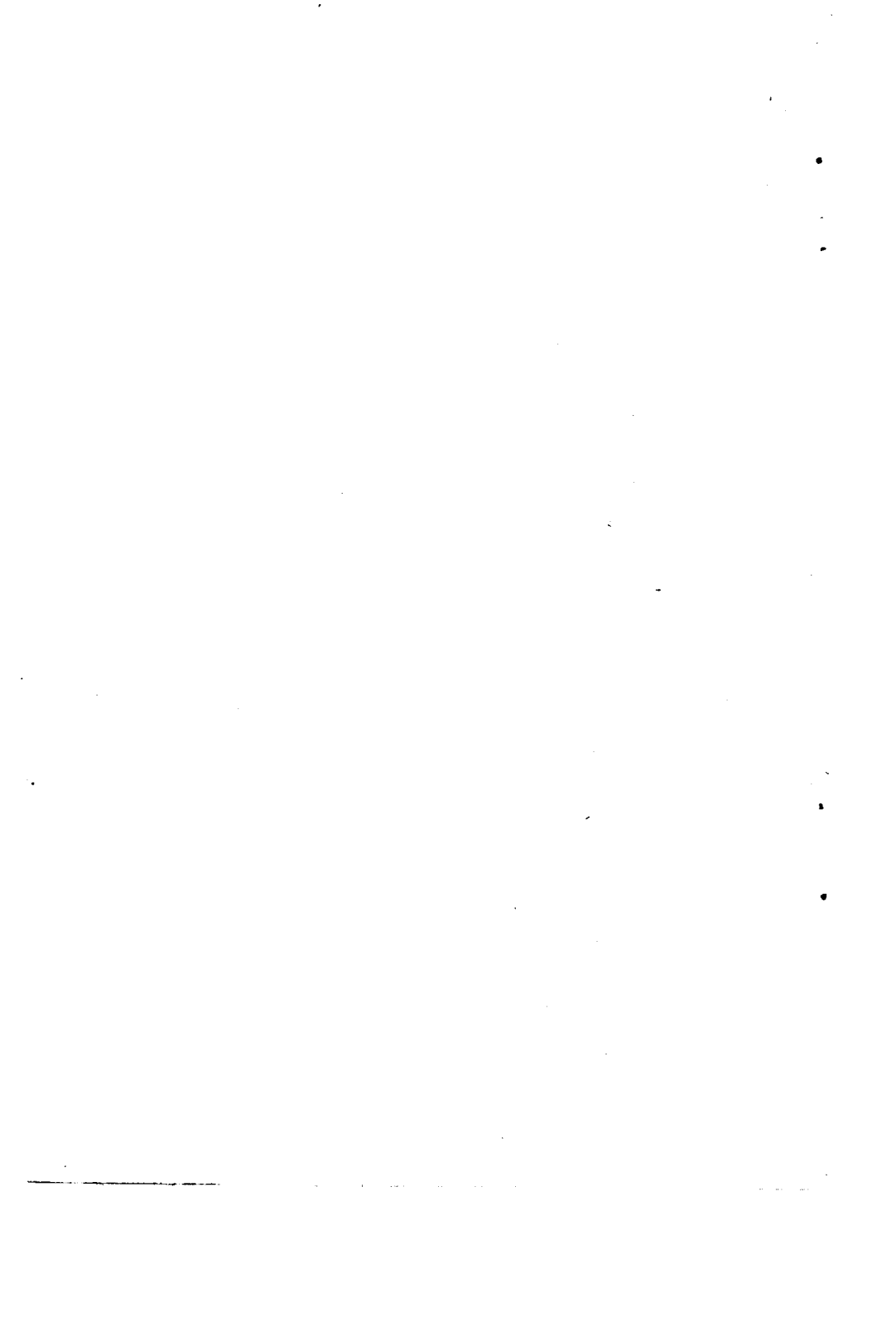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千钧一发

霍姆的真相·····	(217)
四〇九号房间的女人·····	(223)
一筹莫展·····	(227)
落入圈套·····	(233)
死亡的瞬间·····	(238)
快跑! 一定要赶上回乡的公共汽车·····	(244)
再见吧, 纽约! ·····	(248)

谁是杀妻者

〔美〕乔纳森·拉韦默著

徐 前 刘淑珍译



第一章 目 击 者

死 囚 犯

——死刑前七日晚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呀！……”

一阵阵凄切的哭声从右侧单人牢房中传出，令人恐怖，使人悲伤。他象孩子似的整整哭了一天，连夜幕的降临，也仿佛全然没有觉察。

罗伯特·韦斯特兰德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倾听着隔壁房间的哭声。刺骨的寒风穿过走廊，昏暗阴冷的死囚牢房静得犹如一座坟场，只有这凄切的哭声提示着生命的存在。

“现在几点了？”

左侧单人牢房中的犯人脸贴在铁栅栏上，望着罗伯特，轻声问道。他叫柯南兹，是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暴徒。

韦斯特兰德站起身来，靠近铁栅栏，告诉柯南兹：

“马上就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但愿今天的饭菜能够好一些……”

“别忘了，这儿可不是高级饭店呀。不过，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应该让我们这些快死的人吃得好一些。”

柯南兹握紧铁栅栏，有些气愤地说。

“唉，一个星期可真没多少时间啦。”

“是呵，只剩七天了。”

“不，其实只有六天。下星期六的凌晨零点零一分，就是我们走上电椅的时间。而现在已是星期六的晚上，剩下的只有星期日、一、二、三、四、五这六天了。”

韦斯特兰德斜靠在冰冷的铁栅栏上，掰着手指一天一天地计算着剩下的日子。

右侧单人牢房中的犯人，象一条患着感冒的癞狗，仍在抽抽嗒嗒地小声哭泣，口中不停重复着：

“我讨厌去死，我不愿意死呀！上帝呵，我不想死，快来救救我吧！”

柯南兹突然大声吼道：

“讨厌，只知道哭的懦夫！算了吧，给我住嘴，你以为只有你不想死吗？”

正在哭泣的男人显然被吼声吓了一跳，哭声戛然而止。

柯南兹继续与韦斯特兰德交谈着。

“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不愿意去死。可我决不会象他那样死皮癞脸。”

“我也害怕死。虽然在宣判我死刑时，精神上就做好了去死的准备，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心却仍然无法平静下来。”

“你和我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二十年前，从我成为一名暴力集团成员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早晚会有这样一个下场。因为在暴力集团内部的争斗中，我曾杀死过几个人。但是，你和我不一样。你是一位高贵的绅士，或许还是哪个公司的总经理。你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也会被

关押在这种地方吧！是的，我知道你一定非常痛苦。”

“别说是做梦没想到过，就是现在我也完全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弄到这种地步的。天呀，真是莫名其妙！”

韦斯特兰德口中喃喃道，象是在诉说，又象是自语。身为证券公司总经理的他，因杀妻罪被判处了死刑。

走廊的灯亮了，脚步声伴随着餐具相互的碰击声传进了死囚牢房。黑人看守送晚饭来了。

他在右侧单人牢房前停住脚步，喊道：

“喂，快来拿饭。今晚可是加了洋葱的牛排呵！”

一种明显的嘲弄人似的嗤笑浮现在看守的脸上。

那个整日哭泣的死囚犯巴里查从铁栅栏中伸出双手，十分可怜地乞求着：

“求求你，快点儿把饭给我吧！我饿坏了！”

“好，我这就给你。”

黑人看守答应着，把镀锡白铁皮餐具递了过去。晚饭是一盘浮着几根细肉丝的熬菜，一小块儿发了霉的面包，外加一小杯淡咖啡，根本就没有什么牛排。

接着，看守来到韦斯特兰德的单人牢房前说：

“喂，你也想要吧？”

“如果给我的话，当然要。”

听了韦斯特兰德的回答，黑人看守一边把餐具从铁栅栏的空隙中递进去，一边嘟囔着：

“再有一个星期就得去见上帝了，给你们这帮人吃饭，简直是浪费……”

韦斯特兰德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接过餐具，回到床边坐了下来。菜的味道并不那么坏，他把面包掰成小块儿，泡

在熬菜里吃了起来。

黑人看守又来到左侧柯南兹的单人牢房前：

“喂，你肚子不饿吗？怎么也不向我要饭？”

他故意晃了晃手中的饭菜，逗引着柯南兹。

“你说什么？快老老实实把饭递过来，再敢戏弄人，小心我送你上地狱！”声音大极了。

看守被柯南兹愤怒的吼叫吓呆了，脸上的嗤笑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当他看到依旧锁得紧紧的牢门时，胆子又壮了起来。他龇着牙，不怀好意地笑了笑，随手将餐具中热气腾腾的熬菜倒在走廊的钢筋水泥地板上。然后又将面包也扔在上面，咖啡自然也被泼到了地上。

“该死的囚犯！我就是把饭菜全都倒在走廊上，你又能怎么样？”

黑人看守一边用脚将地上的面包碾得粉碎，一边大声狂笑着。

“混蛋！你记住，这笔帐早晚要算的！”

柯南兹两手紧紧抓住铁栅栏吼叫起来。肩膀上鼓起的肌肉，因过于愤怒而抖动着。

“喂，死囚犯，你们吃完以后，把盘子放在走廊上。”

黑人看守得意洋洋地吹着口哨走了。

韦斯特兰德端起还剩一半的面包和菜，对柯南兹说：

“凑合着吃点儿吧，反正我也不太饿。”

暴徒柯南兹隔着铁栅栏，怒视着韦斯特兰德。但是，他的表情很快又缓和下来了。

“谢谢。可那是你的晚饭。我的肚子真一点儿也不饿。”柯南兹小声说。

“别客气。我已经不想吃了。”

“我不要。”

柯南兹倔强地将头扭了过去。韦斯特兰德的一番好意反而使这个一贯为非作歹的暴徒一时不知所措。这时，右侧单人牢房中的巴里查象个馋嘴猫似的从铁栅栏中伸出手来乞讨说：

“喂，老爷，给我吃吧！”

“怎么，你想吃？那就趁热赶紧拿去吃吧。”

韦斯特兰德正想把饭菜递给巴里查，柯南兹连忙从旁拦住说：

“喂，等等。与其给那个懦夫，还不如我吃了好，我也并非那么固执。”

他从铁栅栏中伸出手接过韦斯特兰德手中的饭菜。

“谢谢。”柯南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韦斯特兰德将咖啡也留了一半，放在柯南兹够得着的地方。柯南兹这次没再推让，默默地拿起来喝掉了。隔着坚硬的钢筋水泥墙和冰冷的铁栅栏，一种充满温馨之感的友情在两个人的心中同时升起，使得韦斯特兰德暂时忘却了上电椅的恐惧。

右侧单人牢房里，巴里查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不，我不愿意。上帝呵！快来救救我，我不想死……”

听着这烦人的哭声，柯南兹生气地抓住铁栅栏，正想发作，韦斯特兰德一把拦住他，悄声问道：

“那个巴里查犯了什么罪？”

“不知道。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杀死了女人。”

“那么，和我一样了。”

“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你的案子，说是你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但是，我不相信，直觉告诉我，你是被冤枉的。”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对我说。”

“没有哪个家伙会用手枪去杀自己的老婆。即便有将老婆勒死、打死的，也绝不会有用手枪把老婆杀死的。我是个暴徒，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杀了人，谁没有杀人。我想你很可能是中了别人设下的圈套。”

“但是，在我的周围并没有这样痛恨我、欲置我于死地的仇人呀！”

“不管怎么说，如果请个能干的律师，或许会对你的审判有利。比如象辛库鲁斯坦因先生那样的律师。”

柯南兹靠近铁栅栏悄声对韦斯特兰德讲。

“辛库鲁斯坦因？”

“这可是一位相当机敏能干的律师。他曾经救过我。不是他的话，我早就被处以死刑了。”

风虽然已经停息了，但因为站得太久，所以觉得脚下仍是凉嗖嗖的。

“咱们也该睡了。虽说是死囚犯，可觉还是要睡的呀！”柯南兹跺着脚说。

“走廊上的灯怎么也不关呢？亮得这么刺眼，我可真睡不着。”韦斯特兰德望着灯发愁。

“我是趴着睡的。你如果不习惯，就在眼睛上蒙块手绢挡一挡。”

“对，这是个好主意。那么，晚安！”

韦斯特兰德躺在床上，用薄毛毯把头蒙住，合上了双

眼。他虽然只朦朦胧胧睡了不大一会儿，却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他被拖上了电椅。他从恶梦中惊醒，吓得冷汗淋漓。

走廊里传来一阵嘈杂的说话声，电灯仍然射出刺眼的亮光，照着这几个死囚犯。韦斯特兰德翻身下床，走到铁栅栏前，朝外望去。只见几个看守将瘫软的巴里查拖出牢房，扔在水泥地上，一个看守端起一桶水朝他身上泼去。巴里查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象一具刚从地下掘出来的僵尸，臃肿的面庞令人毛骨悚然。他眼睛朝上翻着，唾涎和鲜血顺着嘴角淌了下来。

“出了什么事儿，他死了吗？”

韦斯特兰德向看守打听道。

“他想用裤子上吊自杀，被巡夜的看守发现救了下来。再晚一步，这家伙就没命了。这个蠢货，干吗要这么死？再等一星期，坐电椅死可比这强多了。”

黑人看守又打来一桶水，泼在巴里查的脸上。寒冷的刺激终于使巴里查苏醒过来，手脚颤抖着蠕动起来。

“好了，醒过来了。把他送回牢房吧。”

看守们粗暴地拖起巴里查，把他重新扔回单人牢房，关上铁栅栏门，哐当一声上了锁。

韦斯特兰德不禁感到一阵恶心，吃过的东西差点儿全都吐了出来。死亡竟然如此恐怖，韦斯特兰德不禁有些怅然。他不想这样去死，更不愿作为罪人去拥抱死神。韦斯特兰德叫住一个正要离去的看守，对他说道：

“对不起，有件事麻烦你，我想明天早晨找监狱长谈谈，请无论如何给我安排个时间。”

一万美元的交易

——死刑前六日晨

监狱长是个胖胖的家伙。走起路来似乎有些费力。他摇摇晃晃地来到韦斯特兰德的单人牢房前。

“早上好，先生。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讲？”

“是的，监狱长。不过，我想和您单独谈。”

韦斯特兰德瞅着监狱长身后一个劲儿傻笑的黑人看守说。一只水果篮子在看守手中晃动着。

“可以，你说吧。”

监狱长打开牢门上的锁，从黑人看守手中接过水果篮子，独自走了进来。黑人看守顺着走廊走了。

水果篮子是给韦斯特兰德送来的。新鲜的温室葡萄下面压着一封拆了封的信，一定是监狱长或看守检查了信的内容。韦斯特兰德从信封中取出信纸，看了起来。信中写道：
罗伯特·韦斯特兰德先生：

亲爱的，一想到你的事情，我就犹如万箭穿心地痛苦。担心、忧虑，使我彻夜不能安眠。我多么想设法帮助你，但却不知应该做些什么？靠我个人的力量看来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每当想到这里，我总是感到非常遗憾。为此，我愈加悲伤，愈加痛苦……但是我的爱将永远伴随着你。

艾米莉·玛奇思

淡绿色的信笺飘出一股浓郁的香水味。

“是情人写来的吗？”

监狱长挪动着笨重的身体，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嗯。是我的未婚妻，尽管我还没有离婚。监狱长，如果您肯帮助我，也许我能得救。”

听韦斯特兰德这样一讲，监狱长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不。监狱长，我并不打算提什么过分的要求。请你先看看这个。”

韦斯特兰德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了监狱长。那上面写着：

“我虽不知道是谁杀害了你的妻子，但却知道你不是凶手。因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也恰好在那所公寓里。但我没能为出庭作证，这是由于我不想被警察抓进监狱的缘故。”

“如果你能有绝妙上策，使我不至被警察扣押的话，我可以将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因为即便是我，也不忍心看着你含冤死去而仍缄口不言。如果你想与我联系，可以到赫鲁斯特德大街931号、乔·佩特鲁店里打听一下M·G。”

看过信，监狱长惊讶得瞪圆了他那双不大的眼睛。

“这封信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两个星期以前。”

“或许是谁搞的恶作剧吧！监狱里常有这种事儿。”

“不过，监狱长，对于我来说，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也想试着找一找这个叫M·G的人。”

“那么先生，接到这封信时，你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查找那个人呢？”

“直到昨天为止，我一直认定这是命运而无可抗争，所以准备听任命运的摆布。但是昨天晚上，隔壁牢房里那个犯